

新編傳統戲曲畫

呼延庄打擂

王潤生
魏蘭芬



无锡市纺织工业职工大学图书馆

总号	24797
类别	I247.4 章回小说
分类号	256
书页	129

新编传统鼓书

呼 延 庆 打 擂

王润生 魏兰芬 编著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459012

非鼓书类书籍

鼓书类书籍

编著 王润生 魏兰芬

(鼓书类书籍) 鼓书类书籍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70725	号 数
35 100 100 100 100	限 类
625	号 类 分
921	页 数

新编传统鼓书

新编传统鼓书

王润生 魏兰芬 编著

新编传统鼓书

呼 延 庆 打 擂

王润生 魏兰芬 编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 石家庄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41/4印张 84,000字 印数：1-205,000 1982年6月第1版
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9 定价：0.34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庞文解拿呼延庆 (1)
孟强戏耍海青僧
- 第二回 彩棚挂号费周折 (24)
小姐除恶用计策
- 第三回 卢凤英巧计掏海红 (44)
何苦来划策敲钟鼓
- 第四回 呼延庆标名挂号 (62)
包丞相施计搬兵
- 第五回 佘太君大闹金銮殿 (86)
老丞相痛骂宋仁宗
- 第六回 包丞相剑撞西宫院 (111)
呼延庆力劈欧子英

第一回

庞文缉拿呼延庆

孟强戏耍海青僧

(念)昏君仁宗掌朝纲，

王徽是位

奸臣庞文害忠良；

一代英杰呼延庆，

登台打擂闹汴梁。

话说北宋时期，这一年清明节，京都汴梁城内城外，人山人海，接连不断，有背弓的、挂箭的、上坟的、卖炭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铜缸的、卖蒜的、卖针卖线的、卖米卖面的、卖烧饼面汤的、卖茶叶鸡蛋的……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哎！就在北门外，从远处大步流星急冲冲走来三个人：左边那位，身高八尺有余，面如紫铜，头戴紫缎甩头疙瘩巾，上身穿紫缎小夹袄，下身是紫缎兜裆滚裤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身背一对加钢斧，外罩一件紫缎开氅大衫；右边那位，身高足有九尺，面如蓝靛，头戴蓝缎甩头疙瘩巾，上身穿蓝缎小夹袄，下身是蓝缎兜裆滚裤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身背一对镗钺。

加钢鞭，外罩一件蓝缎开氅大衫；当中这位，身高一丈开外，胸宽背厚，膀乍腰圆，面如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两道九卷狮子眉，斜插入鬓，一对大眼，亚赛铜铃，目光灼人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头戴六棱英雄壮帽，茨菰叶压顶有半拃多高，贴耳腮边一朵黑绒球，英雄不动它不动，英雄一动它是突突直颤，上身穿青缎贴身紧袖夹袄，四襟儿大绒包边儿，九股丝绦胸前打蝴蝶祥儿得胜扣儿，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，下身穿青缎兜裆滚裤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身背一对虎尾钢鞭，外罩一件青缎开氅大衫，气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亚赛火燎金刚，烟熏太岁。此人正是呼延庆。左边那位是孟强，右边那位是焦玉。

有人问了：“呼延庆、孟强、焦玉急冲冲奔汴梁来干什么呢？”灯不拨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听我慢慢说来。

原来，宋仁宗登基坐殿之后，将奸臣庞文的女儿庞赛花纳为西宫娘娘，庞文被封为太师，手中掌有十万护城兵的兵权。这老贼内欺天子、外压群臣、在朝专权、飞扬跋扈，有谋图篡位之心。只因朝中有呼、杨、高、郑四大忠臣，故而不敢轻举妄动。庞文将这四大忠臣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尤其更恨呼家。因为呼家南征北战，立下汗马功劳，是宋室江山的擎天玉柱、架海金梁，是他谋图篡位的拦路虎，他总想找茬儿把呼家除掉。

一次，他和呼延丕显大街相遇，走了个对头，庞文下令让呼延丕显下马让路。那呼延丕显乃是御封敬山王、靠山王“双王千岁”，骑的乃是御封“穿朝马”。这“穿朝马”是怎么回事儿呢？满朝的文武大臣到午朝门都得下马下轿，呼延丕显可以骑

马穿过午朝门，直到朝房门外。因此，呼延丕显根本没理庞文那个茬儿。庞文自不量力，走出轿来就去抓挠呼延丕显，结果被狠揍了一顿。庞文上金銮殿动本，皇上没准奏。这老贼又溜进西宫院，找女儿密谋，订下了一条谋害呼家的毒计。

三月二十八，庞赛花要到天齐庙降香，金殿见驾，要一名大臣保驾。文官，她不要；武官，她点名要呼延丕显。皇上准了她的本。呼延丕显在庙门外接驾的时候，叩头参拜西宫娘娘，参拜完毕，刚一起身，庞赛花一头扑进呼延丕显的怀里。紧接着，她自己撕乱了头发、抓破了脸皮、扯坏了日月龙凤袄，连哭带叫跑去见皇上，说呼延丕显有反心，调戏她，她若顺从，呼延丕显就杀了皇上登基坐殿，让她当正宫娘娘；又说，她忠于皇上，死不顺从，才落到如此地步。宋仁宗偏听偏信，勃然大怒，当即御笔亲批，抄杀呼家满门。那奸滑的老贼庞文，领旨之后没在白天下手，等到三更半夜，带领兵马围住呼家，凭着谕旨，绑了呼家三百三十三口，押往法场。

世袭征南王、加封镇国公高锦得到消息，急忙带人赶往法场，找庞文辩理。老贼庞文并不多言，对着高锦拿出谕旨。高锦知道：若是去见皇上，这边都已经开刀问斩了，就是皇上收回谕旨，也来不及啦！于是，便趁着天黑风大，慌乱之际，救出呼延丕显的两个儿子——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。

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老贼庞文盘查死尸，才得知少了两人，又立即四处派兵缉拿。这时候，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已逃出汴梁。为了防备庞文捉拿，弟兄二人洒泪而别，分道扬镳。

呼延守用逃到上江县大王庄。大王庄员外王天成喜爱他是忠良之后，将女儿王金莲许配于他为妻。二人成婚不到一

年，王金莲身怀有孕。这时，庞文得到风声，听说呼家有一人在大王庄，便带兵前来捉拿。呼延守用只好离家而逃，投奔舅爷马昆。临别之时，嘱咐妻子，若生一女，由王金莲取名；若生一男，取名呼延庆。后来，王金莲生下一男孩儿，隐名瞒姓，叫王三汉。因为王员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王大汉，二的叫王二汉，为了保护呼家的根苗，叫他王三汉。呼延庆从小称他妈叫姐姐，称他老爷叫爹。

呼延庆自幼好习武艺，性情暴躁、刚直、胆大。他十二岁那年，跟人家打架，人家骂他是“带犊子”，他受不了，跑回家里见到王金莲非要刨根问底儿。王金莲无可奈何，吐露了真情。呼延庆扑到王金莲怀里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母子二人抱头大哭。

呼延庆立志报仇雪恨。他背母私逃，跑到东京汴梁上坟祭祖。庞文老贼带领兵马捉拿呼延庆，多亏高锦搭救，才逃出虎口。十五岁那年，他在二虎庄三虎岭结识了孟强、焦玉。他带着孟、焦二人又到汴梁上坟祭祖，打死了庞文的姑爷、恶霸王骄虎，火烧汴梁。这场火烧了三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，烧到了皇上的紫禁宫，皇上跑得快，还把龙袍烧了两个大窟窿。皇上下了一道谕旨，庞文贴了告示、画了影像，缉拿呼延庆。这第二次，多亏杨家搭救，弟兄三人才逃出汴梁。呼延庆与孟强、焦玉分手，来到爬头山拜隐士王敖为师，学艺三载，师父给他贺号呼圣僧。呼延庆别师下山，路过二虎庄三虎岭，去看望孟强、焦玉。三人叙起旧事，感慨万端。孟强说：“大哥，今年又要到清明节了，你可敢再去汴梁？”呼延庆说道：“我何时怕过？为兄正要前去，一要上坟祭

祖，二要除掉老贼庞文！”

孟强、焦玉齐声赞同，说道：“我二人愿随大哥一路前往，闹它个地覆天翻！”

就这样，呼延庆、孟强、焦玉才急冲冲地赶往汴梁城。

行走之间，呼延庆猛然看见路旁走着一位妇人，不由一怔。三人停下脚步，见这位妇人有二十多岁，头戴白，身穿重孝，腰系三尺麻绳，怀抱不满周岁的婴儿，挎一竹篮，边走边哭，走到一座坟前停了下来。这是一座新坟，那妇人撂下竹篮，放下婴儿，在地上划了个圈，点纸升香、酒酒祭礼后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——

(唱)那妇人放声大哭泪淋淋，

哭得叫人好伤心！
她呼了声天来叫了声地，

喊了声：“我那回不来的人！
咱夫妻完婚刚一载，
生下娇儿后代根。

实指望夫妻恩爱度日月，
没料想塌天大祸临在身。

不让你打搅你偏去，
你擂台之上命归阴！

为妻我年轻轻地守了寡，
谁来养活我们母子二人？

人说世上黄连苦，
我比黄连苦十分！

缺德的和尚把咱害，
还有那奸臣老庞文！

（白）夫啊——

何时才能把仇报？

我恨不得立时剥他们的皮来剐他们的心！”

呼延庆听罢心暗想：

她为什么骂完和尚又骂庞文？

他想要上前去把根由问，

孟强、焦玉连忙扯住他的衣襟：

“大哥，咱们快点儿把城进，

千万别再耽误时辰！”

呼延庆刚想上前去问清缘由，被孟强、焦玉连说带拽给拖走了。弟兄三人走不多时，只见离汴梁城北门不远、靠西边城墙下边围着一大群人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不知有什么热闹。弟兄三人挤上前去一瞧，原来那些人在看着一张告示。呼延庆瞪大双眼仔细观看，孟强、焦玉不认识字，瞪着两眼干着急，一劲儿地直捅呼延庆：“大哥，那上边写的啥？”

呼延庆目不转睛地盯着布告，用手扒拉他俩：“咳，等会儿告诉你们！”

等呼延庆看完告示刚一转过身来，孟强、焦玉就急忙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呼延庆拉着他俩，离开人群，才压低声音说：“庞文老贼贴出告示缉拿我，说谁若知道我的下落，报告官府，赏银千两；谁若将我拿住，交给庞文，赏银万两，官升三级！”

孟强闻听，火冒三文，一拍大腿，高声喊道：“好啊！我今天非要……”

刚说到这里，呼延庆急忙伸手把孟强的嘴给捂住了：“不要声张，若露了马脚，岂不误了大事？！”

呼延庆这一说，提醒了孟强，也提醒了焦玉。焦玉这才把火压到了心底。其实，呼延庆的火最大，但他没往外露，心中暗骂：老贼庞文！你不是要拿我吗？我来啦！看看是你拿我，还是我拿你？！想到这儿，他对孟强、焦玉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不要鲁莽，快随愚兄进城！”

(唱)弟兄三人往前走，
迈开大步急冲冲。
行走之间抬头看，
眼前就是汴梁城：
远望城楼三滴水，
近瞧垛口数不清，
一个垛口一门炮，
一杆大旗十个兵，
城门两旁兵把守，
人亲人往穿梭行，
车走吊桥如擂鼓，
马踏沙尘灰蒙蒙，
护城河中寒鸭叫，
张开两膀直扑腾。
弟兄三人把桥上，

举目一望吃一惊，
一张影像挂在门脸上，
画的正是呼圣僧。
呼延庆心眼儿来得快，
头一低、腰一躬，接着夹进人群中，拥拥挤挤
混进了城。

弟兄三人进了城，放眼观看，一街两厢，好不热闹；杂货铺对着鲜货铺，药铺对着当铺，铁匠炉对着劈柴铺，客店对着饭店、摆摊的、算卦的……。走着走着，猛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，那声音又甜又脆：“南来的行商北来的客，吃饭喝酒请里边坐！”

呼延庆扭头一看，只见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位堂倌，再抬头一瞧，门上挂着一块匾，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——醉仙楼。呼延庆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咱们先吃些酒饭歇息歇息吧。”

孟强、焦玉表示赞同。堂倌将他们让到楼上，安排就坐，笑嘻嘻地问道：“客官爷，用些什么酒菜？”

焦玉说道：“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？”

“客官爷，我们这儿是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牛羊海里参，马肉驴肉骆驼肉，猪肚羊肝牛蹄筋，应有尽有，一概俱全！”

焦玉好钻牛犄角尖儿，一瞪眼睛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要爆炒苍蝇肝儿蚊子胆、蚂蚁腰子跳蚤眼。有吗？”

“嘿嘿，客官爷，这玩艺儿……太小了……”

“你嫌小？我要泰山大的一块肉、黄河长的一条鱼。有吗？”

“嘿嘿，客官爷，这玩艺儿……太大了……”

焦玉还要说话，呼延庆挥手拦住，对堂信说道：“给我们来六个大海碗、六个大盘、三十六个八寸的碟子，每样都放点海物。别的酒不要，烧、黄二酒来两坛！”

堂信心想：卖饭的不怕大肚子汉，卖酒的不怕灌黄汤！来吧，今几个算遇上财神爷啦！他连连应声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便急忙喜笑颜开走到楼梯口，两手掐腰，一阵叫喊。

小堂信，一阵喊，灶上师傅忙得欢，掂起大勺嫌火慢，火上泼油又撒盐，油也着来盐也崩，火苗蹿起三尺三，熘的溜来炒的炒，烹的烹来煎的煎。小堂信，不停闲，上楼挟着酒两坛，下楼端起大托盘，顶在头上稳如山，楼下楼上跑得快，片刻酒菜上齐全。

“客官爷，今天菜做得快了点儿，口轻、口重，火老、火嫩，多包涵！”

呼延庆说道：“你去吧，有事儿我再叫你！”

堂信“噔噔噔噔”下了楼，弟兄三人吃起酒来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正吃得来劲儿的时候，忽然，听到大街上传来走马铃声的响动——

呼延庆说：“你去吧，有事儿我再叫你！”

堂信“噔噔噔噔”下了楼，弟兄三人吃起酒来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正吃得来劲儿的时候，忽然，听到大街上传来走马铃声的响动——

呼延庆推窗往下看，

马上坐着一位女花容，

只见她：红绢帕缠头勒得紧，

短打扮一身红，

红缎子花鞋蹬足下，

鞋尖上钉着一团红纓，

看上去能有十六、七岁，大个六，麻糙大个六来
眉头紧锁满面怒冲冲。

这姑娘一边催马一边骂：

“好一个狠心的秃头僧！”

等姑娘见了你的面，

剥你的皮、抽你的筋、割你的舌头、刺你的眼

睛！”

姑娘在马上骂和尚，

酒楼上门坏了呼圣僧。

他关窗转身开口喊，

忙把堂信叫几声。

呼延庆听见大姑娘骂和尚，十分纳闷，心想：没进城，那个妇人骂和尚；进了城，这个姑娘也骂和尚。怎么都对和尚这么大的劲儿呢？想到此处，喊道：“堂信 快来！堂信 快来！”

“来啦来啦！”小堂信一边喊着一边“噌噌噌”地跑上楼来，他满面带笑，走到近前，说道：“客官爷，不知有何吩咐，是菜凉啦？还是酒不足？”

“菜也不凉，酒也不缺。堂信，我来问你，方才大姑娘骂和尚你可听见？”

“听见了，客官爷。”

“那位姑娘不在家中刺绣，为何出来大骂和尚？”

孟强一咧大嘴说道：“哎，大哥，你真是多管闲事！她骂她的和尚，咱们喝咱们的酒，来，喝！”

小堂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对对对，这叫各行其事，互不相扰！”

呼延庆对着堂倌一瞪眼睛，说道：“大胆！我定要问个明白。”

堂倌一看呼延庆那两只眼睛瞪得象两个铃铛似的，不由吓了一跳，连忙陪笑，说道：“客官爷，您别生气，您往那儿瞧！”说着，他用手一指墙，只见墙上贴着纸条，写着八个字：休谈国事，莫论人非。

呼延庆看罢，不由地问道：“大姑娘骂和尚与国事有何相干？”

“客官爷，这可太有相干啦！”

“你说有何相干，我来听听！”

“客官爷，这可了不得！若叫太师庞文知道，闹好了，打我八十大板；闹不好哇，我就得脑袋瓜子搬家，小命玩儿完！”

“堂倌，你不要害怕，一切由我承担！”

“客官爷，您听完抬腿走了，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焦玉在一旁急得不耐烦了，侧身一把抓住堂倌的手腕子，喝道：“你说不说！”

“嗡嗡嗡嗡……”小堂倌疼得直叫唤，一看四处无人，心想：我不说，他们也不会饶我。咳，我干脆说了吧！于

是，连忙说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

焦玉松开手，堂信甩了甩手腕子，诡密地说道：“您坐在那儿，我站在这儿，听我慢慢说。想当初，庞文抄杀忠良呼延丕显全家，想要斩草除根。可是，天地不容，人家呼家不该绝后，又出来个呼延庆。那呼延庆长的是三头六臂，神通广大，厉害无比。庞文知道人家呼延庆要报仇，整天提心吊胆、坐卧不宁。四个月前，他上金殿动本，说呼延庆两次大闹京城，早有反心，现正在北国屯聚兵马，要夺大宋江山，应立即选人挂帅，去捉拿呼延庆。一听说去捉拿呼延庆，满朝武将没有一个挂帅的。这时，庞文保举一人，此人就是少林寺的掌教和尚、他的小舅子——欧子英。皇上准本，将欧子英请到京城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包拯包大人出外巡视回京，金殿动本，说咱们大宋朝哪能让出家的和尚挂帅！皇上一琢磨也有道理，可是已经把和尚请来了，怎么办？最后就订下来让和尚在相国寺立擂，擂期一百天，招聚天下举子、英雄进京打擂，谁若打败和尚谁就挂帅，若无人打败和尚，就得和尚挂帅。这和尚上管五百上堂僧，下管五百下堂僧，中管五百中堂僧，手下有一千五百名和尚。他武艺高强，杀法骁勇，有名的英雄好汉让他打死三十六个，无名的不计其数。昨天是第九十九天，有一名新得中的武举状元，姓卢名廷方，登台打擂，结果被欧子英劈死在擂台之上。刚才骑马的那位大姑娘不是别人，正是卢廷方之妹，叫卢凤英。她这是奔相国寺去找欧子英，要给他哥哥报仇！”

呼延庆听罢此言，气贯斗牛，火冒三丈——

(唱)小堂信从头至尾说一遍，

呼延庆闻听气冲天。

心中暗把和尚骂，

恨透庞文老贼奸。

相国寺里立下誓，

杀人害命作恶多端。

使多少妻儿无人来照料，

使多少父老兄妹受孤单！

今天我要去打擂，

为死去的英雄报仇冤！

先把和尚来除掉，

再拿庞文老贼奸，

怒一怒我打上昏君殿，

给它闹个底朝天！

呼延庆越思越想越有气

一团怒火烧胸前，

英雄双膀一用力，

“喀嚓”一声响耳边，吓坏了小堂信！

呼延庆听罢小堂信一番话语，怒火满腔，哇呀呀——一声暴叫，如同霹雳一般，双膀一用力，就听“喀嚓”一声，紧接着可就热闹啦！光当——稀里哗啦——咕噜噜——啪——咚咚咚咚——吱吱吱！

那位说了：“怎么的啦？越听越糊涂！”
别着急，我一说您就明白了。呼延庆双膀一用力，“喀嚓”